



管子卷之六

國漢書氏圖書

宣城 梅士享伯獻 刪評

臣乘馬

管子輕重一

春作之眾
易役而飛
耳於五衢
阻棄之嗟
則隱然動
念于人之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秬稷。陽凍地上也。陰凍。百。日。不。秬。稷。

之刑而死誅而厄禁不盜而得幣傷慘畝長繇
刑殺此國所以貧
而心斃於刃必於敵
死於兵必於敵
厄於鄰必於敵
禁故不刑而得
盜與不民貧
而征民貧
得不按籍不
幣有衡不
傷心又國
慘則惻焉
畝不舉之
長目於萬
繇易起而

管子冊記 卷之六 日乘馬
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言七十日陰凍釋藝稷若百日則過時不藝矣
是稅種惟在二。今君立扶臺五衢之眾皆作君過春
十五日之內。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
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
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
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
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
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
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眾也隨之以暴謂之

民之耕織
皆歸于上
此上下一
庸君不知
故奪民時
不恤民本而

民之所以
散不戰而
兵自弱也
民之耕織
皆歸于上
此上下一
庸君不知
故奪民時
不恤民本而
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
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
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
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
之理也桓公曰為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
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子
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
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
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

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吏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海王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

周禮有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而不聞鹽筴之征王

者庶皞之世則然末世用財侈靡不得藉官於山海亦世道升降之攬爾也

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

吾子謂小男小女也

此其大曆

也。曆數。鹽百升而釜。

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一釜。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

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分。

累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

十也。

分疆半疆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為疆。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

之。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

釜十

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

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

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

舉其大數。大男

禹筭之。商日二百萬。

禹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

筭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

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

乘之國。正九百萬也。

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

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

千八百鍾。一月五千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計一月

人籍錢三十萬。人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

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

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十已上為老女。老男老女與小男小女。雖不籍而征

之。而不能不食鹽。故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

官之利亦然。是有二國。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

之籍者。六千萬人也。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筭則百倍。歸於上。人無

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刃。

如此推筭。利國則然。便開後。桑孔之竇。

若其事立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其事立

大鋤謂之行服連輦名所以載輦羊昭反輦居玉者大

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

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

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彊而取之刀之重加六五六三

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彊

之籍得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

五刀分加七分以為彊而取之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

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

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

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雝鹽於吾國彼國有鹽

國為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

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我未與

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

類也推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

國蓄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

假人山海一味富國與民同利之意漠然矣

管子輕重六

民皆仰給於上故見予之形上不橫征於民故不見奪之理此王政所以民悅無疆

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日租籍。所以彊其兩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日租稅。慮猶計也。請求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

而非譎詐以愚民也

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

者。其兵不誣。誣與屈同。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

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

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

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

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

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

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

君操其柄。故粟藏自君。利藏亦自君。蓄賈不得乘民之。不給以專利。本愈重。則積愈多。幣愈鑄。則財愈廣。

一國之盡聽大君
謂之調制所
於一利而
國無敵也

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贖本之事。賡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鋤，鋤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

有所藏也。

謂富豪之家藏穀而不以相分也

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

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

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

謂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

然則人君

非能散積聚，鈞羨

餘也

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

君雖彊，本趣耕

本謂務農趣讀為足

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

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

徒使豪富役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

金十緡，而道有餓民。○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

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

輕則上歛
之而民悅
以便於易
幣也重則
上散之而
民愈悅以

便於得食也。所謂什者，非以利者。為真以利。於君民利。則君利。倍也。

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反古莫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絳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絳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鑲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

夏貸以收秋實。

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

其穀食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

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

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五穀之與萬物其價常不俱平，人君視兩事

之委積而操輕重於其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

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以六畜籍，謂之

止生。是使人不競收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

管子 卷之六 國蓄

五者偏行而不盡故征薄易供而民不困

籍謂之離情也。正數之人若丁壯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畜家也。避正戶之籍則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

山國軌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
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

此節總之相田之高下而多方均施視崇之豐凶而善為斂散穀與幣時以為衡時以為上以穀多則以

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
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眾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

幣。歛穀。民得其濟。而用饒穀。少則以穀。收幣故民。得其食而。不困且又。以幣歛萬。物幣盡在。下而萬物。盡隆於上。此君民兩。利之術非。大有心計。也。臣不能。

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眾。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萌民也。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

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貧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隆一本除。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宮室器械。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

握以下者為柴。植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槨之奉。柴植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山權數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

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堊凶旱水。決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地字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策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

高仁高慈
孝乘民之
富足而風
化之禮義之

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眾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

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每樹蓄必
求其能者
而給賞優
置之所以
惠養黎民
無所不盡
其心至五
官枝之設
驛驛乎進
於教以
民行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民之能蕃育六畜者○民之能樹藝者○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衰者○民之能已民疾病者○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奢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

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閒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操筆永反說文與柄同。

山至數

管子輕重九

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

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使，不曰用之使，不得不用。

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

此言上能積穀則穀不委于民間

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委蓄也於是縣州里受公錢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愷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準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歛穀以幣民

此言上能致穀則穀不洩于天下真國策之得而豫備以待凶荒師旅者也

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歛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于天下

管子地員篇第六 卷之六 山至教 十五

○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地數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

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

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

上有鉛者。其下有銑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銑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澇。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

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揆度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

工之王。帝共工氏繼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

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

器。藏祕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

化之使民，沛大澤也。一說：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

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

聖王鼓舞萬民要在默運其機。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以除害而兼之，得利故財。

幣不屯於
上而猛獸
已除於下

禹氏西北戎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

隨之也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

澤之人求其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

禽獸之皮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皆以雙武之皮雙

之皮以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列大夫豹幘列

為裘大夫也襟謂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

之幘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

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若從親戚之

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

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

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

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

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

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

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

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

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

管子冊言卷之六 按度
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
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
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
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
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
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
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
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

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
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
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
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
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
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
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
出其財物。國弊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
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

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於老而無子之中，獨重其子弟，死事者，故民不難捨，子以從君，於勤墮相形之中，獨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

謹其力足
不作者故
民不難乘
時以趨本
此國之所
以漸於富
強而不自
覺也

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
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
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
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飢寒凍餓必起於
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

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
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
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
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
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
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
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
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
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眾也；童山竭澤者，君

管子輕重十一 國准 管子輕重十一

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

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減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輕重甲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諫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

伊尹必不以薄女之文繡纂組得榮榮而奪之流此好事之誣然自可為君縱樂者之戒

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筭。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

湯必不陰事女華。曲逆以傾桀。此好事之誣。然自可為君信。雙寵之戒。

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施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

前云立祈祥以圖山

澤正謂此

五吏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殽若此則
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此之謂設
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前海王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山海之國此因國之無水曲隱教之為利涉之民皆善相天下之機而預握天下之權者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
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
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
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
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
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

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
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
豫

若國手奕棋局局日新不必一秤之為准故於楚於燕於齊無所不可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二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
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
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
中齊有蓄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
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
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

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

有鹽而又能善積

故曰渠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煮沸火為鹽正音而

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

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

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立臺榭築牆

垣北海之眾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煮鹽北海之眾謂北

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若此則鹽必坐

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

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

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食圍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

積鹽而又能善易金

有金而又能善衡物

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

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

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

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

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

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

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

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

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
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
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
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
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
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簡曲之
疆。若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
時制之。春日俾耜，次日獲麥，次日薄羊，次日樹麻，次
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

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
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
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
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
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
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
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

非貪四夷
實玩也所
以通其貨
於上國令

彼亦自珍其貨之奇。期於必達。且得以歸。塗之便載。吾國之贏。亦招遠。策也。雖然。使管子當武王之時。承太王之季。文王之緒。德澤洽於天下。其招遠又不止此。

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旣他卧切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珍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珍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

不得而朝矣。

輕重乙

管子輕重十四

衡謂以下。管子原文。

桓公曰。

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鎌。一鋸。一釘。一鑽。一椎。一鏗。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篋。一鉢。一軻。然後成為車。

成為

○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

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

管子
卷之六
轉重
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壙諸侯。畝鍾之國也。

饋則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壙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

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

河壙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

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

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

也。故粟十鍾而鎔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

釜而鎔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

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

高下之數。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

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

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

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

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

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

不
此論有兵
無兵聚藏
宜豫

管子
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賤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壤坼之壤無不發草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

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丁

管子輕重十六

此陰謀也
齊人以肥

已管子必
不爾姑取
其朝天子
耳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
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

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
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

為壁刻石刻
其齒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

中丁仲
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
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

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

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

不得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
非齊之所出

蓋不可獨言石璧兼
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

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

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

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

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

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

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

為天子之
養不足以
此號召天
下雖謫而
正矣

此亦詭計不可復也姑取其不忘戰士耳

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桓公曰崢丘之戰

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

民多稱貸負子息以

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

業產者本業也

此何以

洽

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

管子對曰惟繆數

為可耳

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

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

貸之家

旌表也

皆墜白其門而高其閭

亦所以州通之貴重之

師執折筭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

之以給鹽菜之用

令使者賫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

稱貸之家

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

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

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

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俸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

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

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

舊執之券皆折毀之

所書之債皆
消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
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
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
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式用也壁石壁也聘

問也賜之以壁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
業而爲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
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壁而聘之
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

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一
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
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歛
實平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
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四分之一非穀
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
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

完物之始
終而謹守
重流視歲
之高下而
藏鏹豫戒
故曰左右
之流君獨
因之又曰
物之賈吾
已見之也

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漬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

輕重戊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

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壑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鑕鎡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脗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壩，鞅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

起周室之祀乃管子之本意故選以是終以後困魯梁萊莒楚代衡山不過一術諸國何若是愚齊又何

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卷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柰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逢莢也齒之有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

是術之必行也計淺而書偽不足以為傳故列於細行附覽焉可也

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綈綺而踵相隨綈綺謂連續也車轂齧騎連伍而行齧齧也言其車轂往來相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沐塗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塗樹之枝左右伯受沐塗樹之枝閭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

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峭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樹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爲百里之城。

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入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內，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

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棄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

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纒青，摺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暮年，教民

此篇意多
重前故列
細行備覽

樵室鑽燧。墜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紹鉛。又
樞權渠纒練。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為酒食。
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
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
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功。寡者
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
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
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
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
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
之春令也。
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
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
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
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以春日始。
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

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姝
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息
諱也。
以夏日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
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
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
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
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
子祀於太宗。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纒。
白。摺玉。總帶。錫監。吹埴。簾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
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
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
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絕
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
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
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纒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蒞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張耒當弩。鈔耨當劒戟。獲渠當脅。鞞裳笠當楛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管子卷之六終

